

与父亲开心地 说了一次话

■颜克存

我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和父亲开开心心地说过一次话了。

父亲脾气不好。从小到大,我习惯了见父亲的脸色行事,非必要的时候不惹父亲生气,时刻保持一颗敬而远之的心。父亲爱发脾气,在家里一般不分对象、场合,不光是针对做错事的我,有时也同样把坏脾气留给母亲,只是在形式上不同而已。在我面前,父亲有时吵,有时吼,有时生气极了就直接拿着树枝打。拿父亲的话说,就是“黄金条子下面出好人,这样可以长记性”。而对于母亲,父亲不敢如此对待,只好对母亲翻眼、瞪眼,以此表示不满。

在家里,知父莫若子。父亲的坏脾气早就让我摸得清清楚楚,每次与他说话我都小心翼翼,生怕一不小心就摸了老虎的屁股,让他动雷霆之怒。因此,无论是言语、行为,还是做人做事,我总是避开父亲不喜欢看的一面,如食不言、寝不语、大人说话不插嘴、忍住好奇心不问与己无关的事等。但这样一来,我也就失去了与父亲深度交流和开心畅谈的机会。

时隔多年,前两天在餐桌上,母亲出于关爱,多给父亲夹了几筷子肉到碗里。也许是超过了父亲的食量,父亲一边说:“好了,好了,再夹就吃不完了”,一边又习惯性地对母亲翻了眼,瞪了瞪母亲。而他这一不经意的动作,恰好被母亲看在眼里,于是母亲当着我的面,笑着对父亲说:“真是没良心的,我给你夹肉吃,你还用眼翻我瞪我。跟你一辈子,现在娃子都成人了,难道你就不能念我点儿好?”听了母亲的话,父亲忍不住冲母亲笑了笑,但是没有吱声。我也随声附和母亲说:“是啊,爸,您也该改改您的脾气了。您看妈是多好的一个人啊,这么多年了,天天为家操劳,还一直忍受您的白眼,您就是打着火把满大街找,也不一定找到她这样的人吧?”“那是,你妈绝对是贤妻良母,以后我一定改正,保证再也不用眼瞪她了。”父亲一边说着,一边朝母亲竖起了大拇指,弄得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吃完饭,母亲进了厨房,收拾碗盘去了。我正准备离开,被若有所思的父亲小声叫住了:“你再坐会儿吧,陪我说说话。”父亲打开了话匣子:“其实这些年来,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发脾气不对,但就是控制不住,你妈也提醒过我很多次。尤其是对你,从小到大,经常吵你、吼你、有时候还打你。说心里话,让你受委屈了,也不知道你恨我不?”父亲的一席话,听得我心里暖暖的,连忙笑着对父亲说:“您是我爸,我怎么会恨您呢?小时候我一直害怕您,这倒是真的,所以一直不敢和您开开心心地说话。”

在餐桌上,就这样,我和父亲开心地聊了起来,平生第一次把父子俩掏心窝子的话全都说了出来。

与父亲开开心心地聊天,哪怕心无防备、心平气和地说上一句话,这是我曾梦寐以求的事。而今父亲老了,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,也准备向自己的坏脾气开刀了,这令我开心不已。因此,在与父亲畅谈的时候,话里话外,我都给予了他更多的支持与鼓励。

与父亲畅谈,好好与父亲说话,这不仅解开了我们父子之间多年的心灵隔阂,也让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更近了一步,彼此心里更加坦然。这或许是父亲对我深爱的一种表现,亦或是我对父亲一种最好的敬孝方式吧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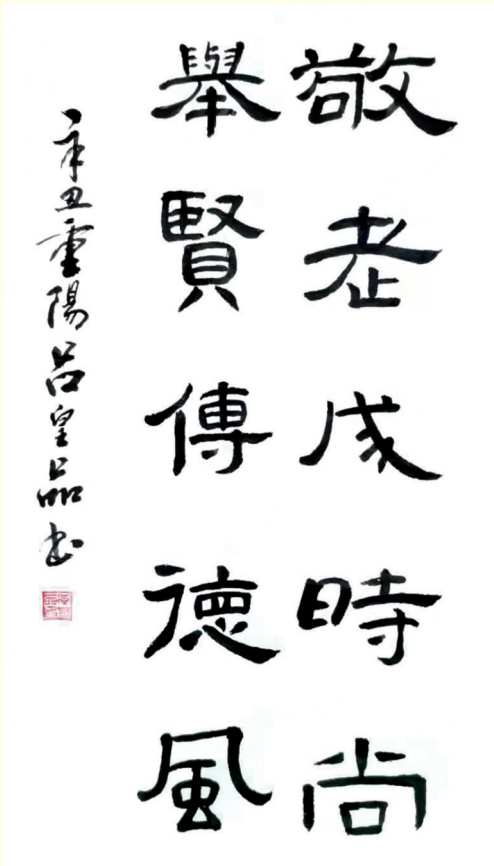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单位:十堰市郧阳区二中



凌云志 吴俊化/作



邹绪如/作



吕皇品/书

冬至里的鸡蛋

■王阿丽

小时候,在农村,每家都会养几只鸡。逢年过节,鸡和鸡蛋便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,在那个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岁月,它们无异于山珍海味。我家也不例外,时任民办教师的母亲每年养一些鸡崽,贴补家用。

每逢生蛋旺季,母亲都会将鸡蛋积攒在蛋罐中。一个月中,母亲能让我们开一次鸡蛋洋荤已是很奢侈的事。而我们最盼望的是家中来客。因为,我们这儿的民俗,家中有亲朋好友到访时,都以荷包蛋盛情相待。客人出于礼貌,往往也不会将蛋全部吃完,等客人走后,我们便可以沾一下光啦!

我们盼啊盼啊,终于在那年冬至盼来一位客人。那天中午,外面飘着大雪,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子敲响我家大门。他头戴雷锋帽,身穿蓝色涤卡大衣,脚着一双翻毛黄皮鞋,皮鞋几乎被雪花染白了。母亲不知来者是谁,但善良的母亲看到来者冻得直搓手,还是请他到屋里入座,并为他泡上一杯热茶。当母亲得知他是我大哥同学的父亲时,更是以贵宾礼仪相待。

母亲拿来瓢儿,揭开蛋罐盖,在尺把深的罐内掏取鸡蛋。我看到罐沿口都快到母亲的胳膊肘了,就知道鸡蛋所剩无几。即便这样,母亲还是取出4枚鸡蛋,放在瓢中。母亲招呼客人先坐一会儿,她快速来到锅灶前,生火烧水做荷包蛋。很快,荷包蛋做好了,母亲将蛋盛入大碗中,再放上红糖,端至客人面前。

客人边吃边向母亲说明此行的来意:“前几天,我去省城出差,顺便去学校看望儿子,正好遇到了你的儿子小新。他听说我下个月还会去学校,就让我来你家帮他捎带些伙食费和零用钱,这样可以省下汇款费。”客人讲这话时,眼神试探般投向母亲。

母亲心猛然一紧,远方儿子的需求永远是娘的牵挂。她连忙追问:“我儿子在那儿还好吧?”“嗯,你儿子挺好的,你就放心吧!那晚,他们下了晚自习,我还请他们几个同学吃了馄饨呢!”“真是太感谢你了!可我现在钱不凑手,要等到月底发工资时才有。要不,你留个地址给我,到时我给你送去!”“你教书平时也没有空,到月底时还是我来取吧!”

母亲对客人表示感激的唯一方法,是再三劝说他吃下荷包蛋:“你将我儿子托的话放在心上,大老远顶着风雪,太感激了!今天是冬至,这‘冬至大如年’,图个吉利,今天,你一定要将这鸡蛋全吃了!”

客人走后,我和二哥只能望着空碗兴叹了。

那个月底,母亲准备好了给大哥的伙食费和零花钱,但没有等来儿子同学的父亲。

寒假时,大哥回家,母亲问及此事,大哥说:“没有的事啊!”母亲叹了口气:“原来他是个骗子啊!可他看上去慈眉善目的,不像啊,唉,可惜了!”而我和二哥还为那几枚鸡蛋感到惋惜呢!

十年后,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岁月已经过去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。那年冬至的清晨,母亲打开院门,发现门口放着一篮子鸡蛋。母亲疑惑地提起篮子,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:“你十年前的鸡蛋和祝福,将误入歧途的我引入正道。现在我成了养鸡专业户,我知道再多的鸡蛋也抵不了大姐的情深恩重!”母亲兴奋地将熟睡的我们唤醒:“快起床,今天为你们做荷包蛋!”我看到,有泪花在母亲眼中闪烁。

母亲知道,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,这偶然的相遇,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,也许会让人惦念一辈子,正如这冬至里的鸡蛋,温情而暖心。

作者曾在十堰工作,现居江苏东台